2026年7月　第105卷 第3期
July 2026　Volume 105 Number 3

DOI: 10.65961/crcl-2026-0043

呂梁片晉語多功能詞“該是”及其演變路徑

匡鵬飛*、郭宇宇

華中師範大學

提要

呂梁片晉語“該是”有語氣副詞和話語標記等用法。“該是”作語氣副詞時，有“確認”義、“追究”義、“幸虧”義和“可惜”義四種語法意義，其中“幸虧”義和“可惜”義多用於複句中，具有較強的關聯功能。本文在詳細描寫“該是”多功能用法的基礎上，構擬其演變過程，指出“該是”先由一個短語在陳述句中詞彙化為“確認”義語氣副詞，在疑問句中詞彙化為“追究”義語氣副詞，再由“確認”義演變為話語標記“該是麼”和具有關聯功能的語氣副詞。

關鍵詞

呂梁片晉語，多功能詞，該是，語義演變

* 匡鵬飛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匡鵬飛、郭宇宇。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該”和“是”的連用形式“該是”在普通話和大多數方言中屬於“助動詞 + 動詞”短語。《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416）對於“該”的助動詞用法，釋義為“應當”“表示根據情理或經驗推測應當如此”；《現代漢語八百詞》（呂叔湘主編 1999: 213）將助動詞“該”的意義概括為“表示理應如此”“估計情況應該如此”。方言學界對於“該是”的研究極為少見，管見所及，目前只發現《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1999: 3721）收錄了“該是”一詞，將其標注為動詞，釋義為“是不是”，所舉用例為：我說的你不相信，該是這條路不好走嘛？仔細推敲用例，我們認為西南官話中的“該是”，在意義上仍然是助動詞“該”和判斷動詞“是”的組合，表達言者的推測，作為詞的身份並不典型。本文所討論的呂梁片晉語中的“該是”，已經明顯不再是“該 + 是”的臨時組合形式，而是一個已經固化的有著多樣化功能的語言單位，但未見學界對它進行詳細討論。

邢向東、周利芳（2013）指出“敢”作為語氣副詞的用法在晉語中普遍存在，使用頻率極高，有語氣副詞和助動詞兩種用法，並提出“敢”和“該”的讀音在晉語不同方言點有同有異，兩者可能是同源關係。王鵬翔、王雷（2008）指出陝北晉語中“該、敢”並非單純的語音變異，“該”強調應然性，表確定，而“敢”強調或然性，表推測。就呂梁片晉語的情況而言，本文作者之一的母語柳林方言中，蟹攝字並未與咸山攝合流，“該 [kæe^{24}]”和“敢 [kie^{312}]”在讀音上存在明顯差異，韻母和聲調也各不相同；臨縣方言中，“敢”和“該”音義皆不相同（李小平 2017）；其他各點，據我們調查，“該”與“敢”讀音也不相同。本文主要討論呂梁片晉語，基於音義兩方面的原因，我們將研究對象仍記作“該是”。

據《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晉語呂梁片包括汾州小片和隰縣小片。[1] 本文描寫呂梁片晉語多功能詞“該是”的各種用法，並構擬“該是”的演變路徑。文中方言用例都是經調查確認後獲得的。

2. 呂梁片晉語“該是”的多功能用法

呂梁片晉語“該是”作為多功能詞有語氣副詞和話語標記等用法。

---

[1] 我們所說的呂梁片晉語主要是山西晉語呂梁片汾州小片的部分地區，具體來說，從西北向東南，沿興縣、方山、離石、中陽一線分佈，這一線及以西地區基本上都存在，如臨縣、柳林、石樓等。

2.1. 語氣副詞“該是”

“該是”用作語氣副詞時，從意義上分為四個小類：“確認”義、“追究”義、“幸虧”義和“可惜”義。其中“幸虧”義和“可惜”義多用於複句中，具有較強的關聯功能。

2.1.1. “確認”義語氣副詞

“該是”為確認義語氣副詞時，表達“確實如此”之義，大致相當於“確實、真的”，分佈比較自由，既可以位於句首，也可以位於句中，如：

(1) 興縣（賀家會鄉）：
這個孩沒爹沒娘，該是悽惶了。這孩子沒爹沒娘，真是可憐。
(2) 中陽：
這切孩我來管不咾，說上頓咾乃該是不聽麼，則麼到咾學校教老師管去吧。這個孩子我管不了，我說的話他就是不聽，那就去了學校讓老師教育他吧。

這一用法中，“該是”表示言者依據客觀情況對事件的真實性進行肯定，附有強調的語氣。如例（1）言者是依據“沒爹沒娘”這一客觀情況，對“他很可憐”的事實表示肯定。例（2）是根據“平時孩子不服管教”這一客觀事實來確認“他很不聽話”。

“該是”用於陳述句時多與句末語氣詞“麼 [mə$ʔ^4$]”共現，其中“麼”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增強語氣，句中表主觀確認的意義還由“該是”來表達，這與陝北晉語中的語氣副詞“敢”用法相近（邢向東、周利芳 2013）。例如：

(3) 臨縣：
a. 孩彌全□□ [$k^hə ʔ^4$ ta^{312}] 乃了，這孩該是□□ [$suæ^{24}$ $tsei^{24}$] 麼。小孩都欺負他，這孩子真是沒脾氣。
b. 孩彌全□□ [$k^hə ʔ^4$ ta^{312}] 乃了，這孩該是□□ [$suæ^{24}$ $tsei^{24}$]。
c. 孩彌全□□ [$k^hə ʔ^4$ ta^{312}] 乃了，這孩□□ [$suæ^{24}$ $tsei^{24}$] 麼。

例（3a）是依據“孩子們全都欺負他”的客觀情況來確認“他沒有脾氣”這一事實，帶上“麼”語氣更為強烈，刪除“麼”後句子仍能成立，且“確實如此”義仍然存在，只是語氣減弱，如例（3b）。但刪除“該是”後，句子只是表示一般陳述，表“確實如此”的強調義消失，如例（3c）。

“該是”還可以用於祈使句，不能用於感嘆句。當其位於祈使句中，“該是”的主要作用是確認要求有合理性，以此來增強說服力，“該是”必須要與語氣詞“麼”連用，否則句子不成立，如：

(4) 興縣：
a. 咱走吧。
b. * 咱該是走吧。
c. 咱該是走麼。
(5) 離石：
a. 你給我荷一下。
b. * 你該是給我荷一下。
c. 你該是給我荷一下麼。

例（4a）和（5a）表示直接的命令，分別要求聽者“現在出發”和“拿一下東西”，加上“該是”增強了句子的語力，表明自己對聽者的要求合情合理，如例（4c）和（5c）。

2.1.2. “追究”義語氣副詞

“該是”用於疑問句中時表示對事情真相的進一步追究，有加強語氣的作用，相當於“到底、究竟”，但只能用於反復問句、特指問句以及選擇問句中，不能用於是非問句。

朱德熙（1985）指出反復問有兩類，一類是“VP 不 VP”和“VP 沒有”式，一類是“FVP 式”，兩者互相排斥，不能並存於同一方言中。呂梁片晉語採用第一種形式。當句式為“VP 不 VP”時，句末要帶語氣詞“了”，否則句子不成立，如：

(6) 石樓：
a. 你去不去？
b. 你該是去不去了？你到底去不去？
c. * 你該是去不去？
(7) 柳林：
a. 雨停咧沒拉？
b. 雨該是停咧沒拉？雨到底停了沒有？

例（6a）和（7a）雖然也有求證的語氣，但是加上“該是”之後，語氣更為強烈。如例（6b）是言者想知道聽者是否還有出去的意願，通過詢問探明聽者的想法。（6a）不加“了”可以成立，但加上“該是”後，必須要有語氣詞“了”，否則句子不成立，如例（6c）。（7b）通常會表述為“等了這底長時間，雨該是停了沒拉？”，表示言者已經等的不耐煩了，想知道是否仍在下雨，通過詢問來確認實際情況。

“該是”還可以用於特指問和選擇問句中表追究，但是句末必須要有語氣詞出現，否則不能完句，如：

(8) 中陽：
a. 乃為甚又不去咧？
b. 乃該是為甚又不去咧？他到底為什麼又不去了？
(9) 離石：
問了你半天咧，咱該是走高速了還是走低速了？

2.1.3. “幸虧”義語氣副詞

“該是”還可以表達言者對發生某一事件的慶幸心理，多用於複句前分句中，形成“該是P，Q”句式。“該是”的意義相當於“幸虧、幸好”。後分句Q可根據與實際結果之間的關係分為兩類。一類是反事實表達，通常出現“不（是）嗲（價）、要不嗲（價）、不咾”等否定成分以體現出反事實性，表示幸虧發生了P，所以避免了Q這一不利結果。如：

(10) 柳林：
（今外面冷的多的多了，）該是我走的時候拉咾搭長襖，不（是）嗲（價）就感冒咧。（今天外面太冷了，）幸虧我走的時候穿了件長襖，不然就感冒了。
(11) 臨縣：
該是我回來得早，要不嗲（價）居廈教你砸害壞咧。幸虧我回來得早，不然的話家裏都被你禍害坏了。

例（10）後分句“不然就感冒了”是反事實表達，“該是”引導的前分句表明說話人對於“走的時候穿了件長襖”感到慶幸，正因如此，才避免了感冒這一不利結果。例（11）與之類似。

另一類是事實性表達，表示幸虧發生了P，所以才出現Q這一有利結果。如：

(12) 中陽：
（今在路上看見一條蛇，）該是我杠得快，才沒教咬咾。（今天在路上看見一條蛇，）幸虧我跑得快，才沒被咬。
(13) 石樓：
該是我方向盤打得快，沒拉頂上人家那掛車。幸虧我方向盤打得快，沒有撞上人家那輛車。

上述兩例都是事實性表達，後分句直接陳述真實結果“沒有被蛇咬”“沒有撞車”，這一結果是由前分句所述原因導致的對說話人有利的結果。

後分句無論是反事實表達還是事實性表達，整個句子都表示慶幸，只不過前者側重強調慶幸避免了某種不利結果，後者側重強調慶幸出現了某種有利結果，兩者在意

義上具有相通性。有意思的是，後分句 Q 可以省略，其內容在語境中能自然添補出來，但存在反事實表達和事實性表達兩種添補的可能性。雖然兩者在語用意義上存在差異，但所傳達的語義信息是一樣的。如：

(14) 方山：
（夜來咱小區有個從武漢回來的教隔離咧，）該是咱沒拉出門。昨天社區有個人從武漢回來被隔離了，幸虧我們沒有出門。

(15) 興縣：
（班主任剛剛突然來這面檢查作業來咧，）該是我夜來黑底把乃寫完咧。班主任剛才突然來這裏檢查作業，幸虧我昨天晚上把作業寫完了。

例（14）後分句省略，若將其添補出來，既可以是“要不嗲（價）就被傳染了”之類表示避免了不利結果的句子，也可以是“才沒教傳染”之類表示目前處於有利結果的句子。例（15）與之類似。

2.1.4. “可惜”義語氣副詞

“該是”為“可惜”義語氣副詞時，主要表達言者對某種不如意、不圓滿或未能實現情況的遺憾和惋惜之情，多用於複句前分句，與後分句共同構成表達遺憾的轉折—假設複合句，後分句通常出現“不（是）嗲（價）、要不嗲（價）、不咾”等表假設的顯性關聯標記。如：

(16) 離石：
該是那陣兀家居廈窮的沒錢供乃念書，不咾人家高低也是個搭研究生。可惜他們那會家裏窮的沒錢供他讀書，不然現在他至少也是一位研究生。

(17) 臨縣：
該是沒下雨，不（是）嗲（價）莊稼可能長好了。可惜沒有下雨，不然莊稼能長得非常好。

“該是”引導的前分句通常是不如意事件，表達對負面事實的評注，後分句則是反事實表達，表示對理想結果的假設，二者通過“轉折—假設”關聯，核心功能是強化因果遺憾與傳遞主觀評價。“該是”後接的謂詞性成分或小句通常具有述謂性，一般都是後分句未實現結果的原因。

張誼生（2000: 19–23）指出評注性副詞在一個較大的語言單位中充當狀語時，往往既具有評注功能，又具有連接功能，而隨著這種連接功能的固化，它就會形成具有關聯功能的兼類副詞。“該是”為“幸虧”義和“可惜”義時多用於複句中，經常在複句這一較大單位充當前一分句的狀語，其後往往出現“不（是）嗲（價）、要不嗲

（價）、不咾”等表假設的顯性關聯標記搭配，這時它具有雙重性，即“該是”兼有強調和連接雙重功能，就其評注的成分而言，它仍保留強調的功用，就整個複句而言，它又具有連接功能，由此可見，“該是”表“幸虧”義和“可惜”義時是具有關聯功能的語氣副詞。

2.2. 話語標記“該是麼”

“該是”與“麼 [məʔ⁴]”共現可以充當話語標記，多用於會話之中，互動性較強。典型的話語標記具有句法上的可刪除性、語義上的缺乏性和結構上的凝固性（Schiffrin 1987；Blakemore 2002 等）。“該是”充當話語標記不能夠單獨使用，必須與“麼 [məʔ⁴]”共現，不能拆分，結構較為凝固。它在句法上具有可刪除性，如：

(18) 方山：
甲：今真是温的多得多了。今天真是太熱太熱了。
乙：該是麼，誰能曉得□ [tsʰəʔ⁴] 温成底個切，蔑還蔑不行。真的是，誰能知道熱成這樣，待都待不住。

例（18）的“該是麼”單獨使用，不與其他語言單位組合，刪除之後並不影響聽者的理解。

語義上的缺乏性是指話語標記只具有程式意義，並不表示真值意義（Redeker 1991；Blakemore 2002），這也是語義上話語標記與其他詞性相區分的顯著屬性（劉麗豔 2011）。“該是”具有這一特徵，如：

(19) 柳林：
甲：人家煤老闆有咾錢頓咾給縣裏修路鋪橋，可是辦下好事咧。伢這個切老闆全把錢投在外地咧，甚事也不給這下做一點。人家煤老闆有了錢給縣裏修路搭橋，真是辦好事了。你們這個老闆把錢全投資在外地了，什麼都沒給這裏幹。
乙：該是麼，甚的切□ [ŋəu³¹²] 子了！我彌的工資還壓好幾個月不給發，能好到哪去了。真的是，真她媽大壞蛋！我們好幾個月的工資拖欠不發，能好到哪裏去。

例（19）“該是麼”是對甲所說話的一種肯定回應，表示贊同，它表達的只是程式意義，並不具有真值意義。

會話中的基本組織形式是相鄰對，它由兩個不同的說話者發出，位置相鄰且包含兩個話輪：前一話輪為相鄰對前件，後一話輪為相鄰對後件。“該是麼”的位置比較固定，一般位於話輪之首，也可單獨形成一個話輪，只能位於相鄰對後件。它常常出

現在“評價—回應”序列中，表達贊同性回應，同話輪中多出現肯定性的言語反饋形式。如：

(20) 臨縣：
甲：你媽做的燜麵可是香的多了，吃咾的人沒拉不誇乃的。你媽做的燜麵很香，吃過的人沒有不誇她的。
乙：該是麼，今我光燜麵吃咾兩碗了。真的是，今天我吃了兩碗燜麵。
(21) 中陽：
甲：乃常行就是這底做營生的，伢誰說也不聽，能氣死個人。他經常就是這麼辦事的，你們誰都勸不住，能把人氣死。
乙：該是麼。真的是。

上述兩例話語標記“該是麼”位於相鄰對後件，且出現在“評價—回應”序列中，都表達了對前一話輪說話人言語內容的贊同。例（20）“該是麼”位於話輪之首，例（21）則單獨形成一個話輪。

由於“該是麼”用於話輪之首，所以多用來轉化話題，即在一個母話題下對兩個相關子話題進行轉換。新話題往往是在前一話題基礎上的延伸，如：

(22) 離石：
甲：聽說人家江陰今年高考考的不賴，基本全上了大學咧。
乙：該是麼，兀切高級山上不行，學費還貴。真的是，山上的高級中學水準不夠，學費還貴。
甲：兀一年要多帶錢了？那裏一年要花多少錢？

例（22）中“該是麼”的前後話語都是討論學校這一母話題下的子話題。其用於話輪之首，承接了甲對江陰中學高考成績的評價這一子話題，在贊同的基礎上針對另一學校的情況展開了新的討論，“該是麼”起到了轉換話題的功能。

3. 呂梁片晉語“該是”的演變路徑

呂梁片晉語中還有一個短語“該是”，表達言者的一種強推斷，與西南官話中“該是”意思相近，應分析為表認識情態的助動詞“該”與判斷動詞“是”所構成的短語，主要用於“吧”字是非問句。例如：

(23) 柳林：
a. 看你東西全收拾好咧，該是如今就要走了吧？
b. 該不是如今就要走吧？

(24) 方山：

a. 乃該是一個人在兀窟著了吧？他是一個在那裏住吧？

b. 乃該還是一個人在兀窟著了吧？

語音上，“該是”之間有停頓；句法上，“該”與“是”之間可插入副詞、否定詞等成分，結構較為鬆散，如例（23b）中出現否定形式“該不是”，例（24b）“該是”之間可插入副詞“還”；語義上，“該是”表示言者的推論（可能性），由此可見“該是”此時仍為短語形式，尚未固化成詞。短語“該是”是言者基於客觀證據（如情境、常識、邏輯）的主觀推論。例（23a）表達的是言者基於“東西都收拾好了”這一客觀事實傾向推斷聽者要走。短語“該 + 是”的這種推論義是其演變的起點。

短語“該是”在陳述句中演變為“確認”義副詞，在疑問句中演變為“追究”義副詞。由“確認”義副詞演變為話語標記“該是麼”和具有關聯功能的語氣副詞。

3.1. “推測”義→“確認”義

李小軍（2018）指出漢語史中“敢”存在“推論＞確認”這一演變路徑，並指出演變的關鍵在於話語內容的變化，即推論功能的弱化導致凸顯後面的結果。“該是”的演變與之類似：聽者通過語用推理獲得了“言者高度確信並強調其真實性”的隱含意義；隨著這種隱含意義在高頻使用中被凸顯、強化並最終規約化，“該是”的語義核心從“推斷可能性”轉向了“確認真實性”，當兩者頻繁共現時容易詞彙化，形成“確認”義語氣副詞“該是”，如：

(25) 中陽：

甲：今是我打掃衛生，明該是表推論到你咧吧？

乙：不是吧。

（查證後確認，明天確實輪到乙了。）

甲：這該是真的，表確認輪到你咧吧。

例（25）第一個“該是”表推論，是言者甲根據自己以往的打掃經驗推斷輪到乙打掃衛生，向乙尋求確認，但乙否認了。後由於甲的推斷已經被證實，第二個“該是”推論功能已經弱化，不再包含明顯的不確定性，轉而凸顯“確實到乙打掃衛生了”這一事實，表達的是一種基於判斷的肯定，語義內容從“事件可能性”轉向“說話者主觀確信度”，體現了言者的主觀態度。當“該是”的這種語用含義被規約化後，就形成了“確認”義副詞“該是”。此時“該是”之間沒有語音停頓，不可插入其他成分，已經成詞。

3.2. “推測”義→“追究”義

當“該是”出現在是非問句中時，其內部結構尚未凝固，仍為短語形式。例如：

(26) 方山：乃夜來該是來上班來吧？他昨天應該來上班了嗎？
(27) 柳林：你該是沒去過武漢吧？你應該沒去過武漢吧？

例（26）和例（27）中，“該是”引導一個帶有推測性質的命題。從語法結構上看，“該”表示可能性推論，“是”起判斷作用，通常與句末語氣詞“吧”共現，此時它表示言者對所問事情的一種推斷，而非對真相的窮盡性追究。

在是非問句中，“該是”本質上表達言者基於已知信息對事態作出的推測性判斷，帶有較強的推斷語氣，如例（26）（27）。當“該是”使用的句法環境得以擴展，出現在特指問句中，表明“該是”已經不表推測，因為特指問的本質是要求填補信息空缺，必須要用疑問代詞來表明疑問點，呂梁片晉語中“該是”一般與疑問代詞“為甚”共現，通常要求聽話人必須對出現某種現象的原因作出解釋，本身攜帶“窮盡性追問”的意味，如：

(28) 中陽：
甲：我不想和兀個小子找對象咧。我不想和他談對象了。
乙：你該是為甚看不上人家小子了？你到底為什麼瞧不上人家小夥子？

例（28）要求聽者就“為什麼瞧不上別人”的原因作出解釋，本身就有“追問”的意味，言者不僅詢問原因，更強調必須給出合理解釋。當其頻繁出現在這種語境時，就會吸收語境義從而演變為“追究”義副詞。

選擇問句預設有限選項集合，反復問句則通過正反並列構成封閉域。兩者本質上是相同的，其選擇範圍都具有封閉性，朱德熙（1985）指出反復問其實也是一種選擇問句。“該是”介入的並列選項（如“A 還是 B”）會凸顯對比焦點，其功能從判斷單一命題真偽轉為排除非目標選項，疑問焦點由整體轉向局部，進一步強化了選項間的對立性，推動“該是”向“必須選擇”的“追究”義轉化，如：

(29) 離石：
（背景：今天家裏來了很多人，原來做的飯需要平均分配，甲今天給乙少盛了一點飯。乙吃完飯。）
甲：該是你吃飽咧沒拉？沒吃飽的話我再給你煮口掛麵吧。你到底吃飽沒有？沒吃飽的話我再給你煮點掛麵。
乙：吃飽咧。

例（29）的反復問句可以有兩種解讀。一種是甲基於背景信息（自己給乙少盛了飯），推測乙可能沒有吃飽，向聽者求證；另一種情況為甲追問乙，它的選擇範圍只有“吃飽”和“沒吃飽”這兩個選項，甲想瞭解乙的真實情況，甲說這句話的目的是為了讓乙做出選擇。後一種解讀中，反復問句本身強制對方表態，經過語境吸收，“該是”的推測義逐漸弱化，可重新分析為“追究”義語氣副詞。

綜上所述，是非問句主要是言者向聽者求證事件的真相，所以短語“該是”在是非問句中表示言者的主觀推測，但在特指問、反復問和選擇問句中，其推斷義語義弱化，出現了“問詢、追究”的語氣，可以重新分析為“追究”義，此時“該是”無法被否定，且沒有語音停頓，已經詞彙化為“追究”義語氣副詞。

3.3. “確認”義→話語標記

話語標記“該是麼”的用法在意義上與“確認”義更接近，主要表示贊同前一說話人的觀點，認為其所述“確實如此”，“該是”為“確認”義語氣副詞時，也表達“確實如此”的語氣，可見兩者關係密切。由於話語標記“該是麼”通常要求聽說雙方的“在場性”，所以它由語氣副詞向話語標記的過渡一定是在會話的語境中。

“確認”義副詞“該是”在句中分布比較自由，既可以位於句中，也可以位於主句首。當其處於句首位置時，在停頓、主觀化和語境吸收等因素作用下，從整個句子獨立出來，進而可以重新分析為話語標記“該是麼”，如：

(30) 臨縣：
甲：全說今年這錢真難掙了，工資還發不出來。
乙：該是人彌全在兀吼叫了，吃的也快買不起咧。人們都在那叫苦，吃的東西都快買不起了。

例（30）中的“該是”位於句首，若在“該是”後停頓，它就可以和“麼”組合從而獨立出來，重新分析為話語標記“該是麼”，如例（30）乙可表述為“該是麼，人彌全在兀吼叫了，吃的也快買不起咧”。除了停頓引起的重新分析，還有主觀化和語境吸收為“確認”義向話語標記的演變提供了條件。

“主觀化”是指語言為表現言者的主觀性而採用相應的結構形式或經歷相應的演變過程，它是促成語義演變的誘因，也是語法化的重要機制（Hopper & Traugott 1993；Traugott 1995；沈家煊 2001）。在會話語境中，言者通過“該是麼”來傳遞自己的立場和態度，從而表達對話語之間關係的主觀認識，其主觀性進一步增強，就由“確認”義副詞演變為話語標記。漢語中句末語氣詞通常能夠表達各種情感，“該是”充當話語標記時必須與語氣詞“麼”共現就是其主觀性加強的表現。

語境吸收也是話語標記“該是麼”形成的重要機制。Kuteva（2001）指出語境吸收就是語言結構吸收了與其頻繁共現的語境，從而使得某些在語境吸收發生前必須在直接語境中闡明的內容不需要再進行陳述，這些內容被語言結構吸收，成為其意義的一部分，如：

(31) 離石：
甲：興南市場的東西怎麼貴成這的了。
乙：該是今□ [tsʰəʔ⁴] 貴成底個切，咱各人回些吧。今天的東西真的太貴了，我們回家去吧。

例（31）乙所說的話是對甲所說內容的一種贊同。當在“該是”後停頓時，可重新分析為“該是麼，今□ [tsʰəʔ⁴] 貴成底個切”。“該是麼”後的內容是一種評價，兩者都是對甲所說內容的贊同，在這種語境中，“該是麼”吸收了評價意義，後面的內容可以省略不再陳述，從而用有限的詞語傳達出盡可能多的信息，這也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

3.4. “確認”義→關聯功能（“幸虧”義和“可惜”義）

“該是”由“確認”義發展出“幸虧”義和“可惜”義，兩者有著相似的演變路徑。“該是”為“幸虧”義時，後分句既可以是事實性表達，也可以是反事實表達，但兩者意義相通，整個句子都表示慶幸。當“該是”位於複句的前一分句首時，很容易吸收分句之間的關係義，為演變為起關聯作用的副詞提供重新分析的句法可能。下面以後分句為反事實表達為例來進行討論。由於“幸虧”義和“可惜”義都多用於複句中，核心差異在於其引導前分句 P 的情感色彩（有利 / 不利）與後分句反事實 Q 的對比方向（相反情感），其演變是重新分析、語境吸收以及主觀視點轉換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

吳福祥（2024）指出語義演變總是發生在特定語境中，語義演變中任何新義的產生都有語境的貢獻，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吸收語境義。“幸虧”義的演變是“有利事實→避免不利（反事實）”。當在 P 是有利事實、Q 是不利反事實的語境中，“該是 P，不（是）嗲（價）/ 不咾 Q”這一結構傳遞出“因 P 而避免了 Q 的不幸”的邏輯，“該是”吸收了語境中的慶幸情感，演變為“幸虧”義副詞，如：

(32) 中陽：
該是你爸爸在兀搭價了，不是嗲價你回也回不來。幸虧你爸爸在那裏，不然你回都回不來。
（P= 爸爸在這（有利原因），Q= 回不來（不利結果）→ 慶幸“爸爸在”避免了“回不了家”）

例（32）中“該是”引導的前分句本質上仍是確認事實的原因，只不過由於後一分句通常是假設某個結果，為反事實表達。在這類語境中，“該是”的功能從“確認P的真實性”擴展為“確認P是避免Q的關鍵原因”。說話人通過對“P屬實”的確認，引出“Q未發生”的結果，進而表達對“P存在”的慶幸，即由於P的原因避免了負面的結果，當“該是”吸收了語境義，就可以由“確認”義重新分析為“幸虧”義。

“可惜”義的演變為“不利事實→錯過有利（反事實）”。當在P是不利事實、Q是有利反事實的語境中，“該是P，不（是）嗲（價）/不咾Q”這一結構傳遞出“因P而錯過了Q的幸運”的邏輯，“該是”吸收了語境中的遺憾情感，演變為“可惜”義副詞，如：

(33) 柳林：
該是明單位要排練了，不咾我今黑底就在居廈寋著不下柳林去咧。可惜明天單位要排練，不然我今晚就在家裏住著不下柳林了。（P=單位排練（不利原因），Q=住在家裏（有利結果）→遺憾“單位排練”錯過了“住在家”）

例（33）中“該是”引導的前分句也是確認事實的原因，後分句是反事實表達。在這類語境中，“該是”的功能從“確認P的真實性”擴展為“確認P是錯過Q的關鍵原因”，進而表達對“P存在”的遺憾，即由於P的原因錯過了有利的結果，當“該是”吸收了語境義，可由“確認”義重新分析為“可惜”義。

姚雙雲（2012）將邢福義先生提出的“主觀視點”理論概括為“言者的主觀視點對句子的語義起主導作用，句子的語義反過來能反映言者的主觀視點”。主觀視點能夠提供解讀“該是”為“幸虧”義還是“可惜”義的依據，如果“該是”在複句中表達的意義具有不確定性，可以根據言者視點來判定，視點的變化會影響解讀路徑的選擇。如果將提供解讀依據的視點改為相反的視點，其解讀結果也會隨之改變（楊剛、匡鵬飛 2022），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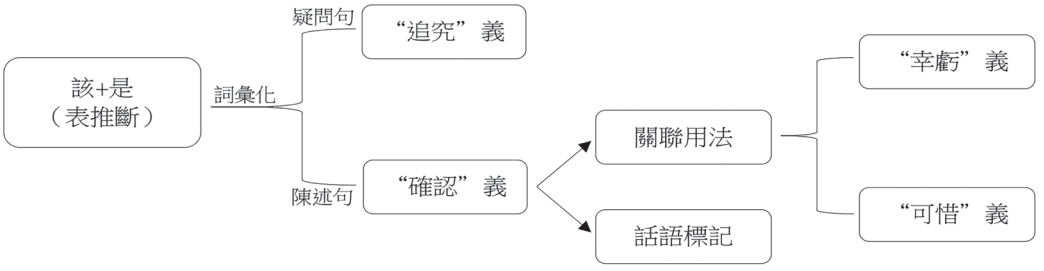
(34) 臨縣：
該是這家那陣有煤礦分咾錢咧，不咾兀家和咱過得沒兩樣。可惜/幸虧那會他們有煤礦分了錢，不然他們和我們過得差不多。

上述例子“該是”的意義並不確定。若言者與所述對象間存在良好的關係，則言者內心必然會希望所述對象當前的生活狀況良好，這時“該是”解讀為“幸虧”義。反之，若言者與所述對象關係不佳，則內心自然不希望其生活狀況良好，這時“該是”解讀為“可惜”義。由此可見，“幸虧”義和“可惜”義是息息相關。邢福義（2001:

310–314）指出“要不是 P，就 Q”句式可以變換為“幸虧 P，否則 Q”和“可惜 P，否則 Q”句式，後兩種句式都是表示原因和逆原因的結果，只不過前者重在說明由於某種原因才得以避免某種不如意或不正常的結果，後者重在說明由於某種原因才導致沒有出現某種符合心意的結果。徐燕青（2012）的統計也表明“要不是 P，就 Q”句式從語用意圖看，常用於表達“慶幸”“惋惜”“責怪”這三種心理，可見“幸虧”義和“可惜”義兩者關係密切。

綜上所述，我們總結出呂梁片晉語“該是”的演變路徑，如下圖所示：

圖 1 “該是”的演變路徑



4. 結語

本文討論了呂梁片晉語的多功能詞“該是”，對其意義、用法以及演變路徑進行了分析。總的來看，呂梁片晉語語氣副詞“該是”有“確認”義、“追究”義、“幸虧”義和“可惜”義四種用法。“該是”先由一個短語詞彙化為“確認”義語氣副詞和“追究”義語氣副詞，其中“確認”義多用於陳述句和祈使句中，“追究”義主要用於除是非問句以外的疑問句中。在會話互動的事件中，“確認”義因為停頓、主觀化以及語境吸收的作用，從而發展出話語標記“該是麼”。由於“確認”義副詞頻繁出現在反事實語境中，言者通過“該是 + 事實性陳述”傳遞對現實的反事實推斷，聽者通過語用推理和主觀視點的調整將“該是”與“幸虧”義和“可惜”義相關聯，最終形成規約化語義，演變為具有關聯功能的語氣副詞。

自李榮先生提出晉方言分立的主張以後，晉語研究在學界取得了顯著進展。作為晉語核心區域的呂梁片方言，現有研究成果多集中於音系特徵的分析，在語法的研究方面無論是相對其他方言還是晉語其他片區都顯得較為薄弱。本文以呂梁片晉語中具有地域特徵的“該是”為研究對象，通過系統考察該詞在呂梁片各點的語法功能，不僅揭示其在單點方言中的具體用法，更能呈現該詞在整個呂梁片區的共性，為漢語方言的多功能虛詞及其演變研究提供了新的實證材料。這種基於方言片區的宏觀視

角，有助於突破傳統單點描寫的局限，既能彰顯呂梁片晉語的內部一致性特徵，又能為晉語語法系統的區域性研究提供參照，從而深化對晉語語法演變規律的整體認識。本文揭示了呂梁片晉語“該是”演變的共相和殊相，同時也引發我們對更多問題的思考。比如：陝北晉語及冀魯官話區多用“敢是”，而山西晉語呂梁片、西南官話多用“該是”，兩者是否同出一源，讀音不同是否只是後期演變的結果（邢向東、周利芳2013），還是各自獨立產生的同義語法現象，需要結合歷史文獻考證、方言地理學方法以及語言接觸理論進一步深入研究。

鳴謝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漢語副詞的多重結合研究”（22JJD740026）資助。主要內容曾在第十一屆西北方言與民俗學術研討會（甘肅政法大學，2025）報告，邢向東教授、黑維強教授、董正存教授等與會學者的建議富有啟發性。《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亦為本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李小軍。2018。“敢”的情態功能及其發展。中國語文 3。274–287, 382。Xiaojun Li. 2018. “Gan” de qingtai gongneng ji qi fazhan. *Zhongguo Yuwen* 3. 274–287, 382.

李小平。2017。山西臨縣方言助動詞“敢”。北斗語言學刊（第二輯）。57–65。Xiaoping Li. 2017. Shanxi Linxian fangyan zhudongci “gan”. *Beidou Yuyanxuekan*, di’er ji. 57–65.

劉麗豔。2011。漢語話語標記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Liyan Liu. 2011. *Hanyu Huayubiaoji Yanjiu*.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呂叔湘（主編）。1999。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et al. (eds.). 1999. *Xiandai Hanyu Babaici*, zengding be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沈家煊。2001。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 4。268–275, 320。Jiaxuan Shen. 2001. Yuyan de “zhuguanxing” he “zhuguanhua”.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4. 268–275, 320.

王鵬翔、王雷。2008。陝北志丹方言的語氣副詞“該”。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55–158。Pengxiang Wang & Lei Wang. 2008. Shanbei Zhidan fangyan de yuqi fuci “gai”. *Guangxi Minz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3. 155–158.

吳福祥。2024。也談語境吸收。漢語學報 1。18–30。Fuxiang Wu. 2024. Ye tan yujing xishou. *Hanyu Xuebao* 1. 18–30.

邢福義。2001。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Fuyi Xing. 2001. *Hanyu Fuju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邢向東、周利芳。2013。陝北神木話的語氣副詞“敢”及其來源。方言 3。224–235。Xiangdong Xing & Lifang Zhou. 2013. Shaanbei Shenmuhua de yuqi fuci “gan” ji qi laiyuan. *Fangyan* 3. 224–235.

徐燕青。2012。“要不是P，就Q”的語用條件。漢語學習 6。21–31。Yanqing Xu. 2012. “Yaobushi P, jiu Q” de yuyong tiaojian. *Hanyu Xuexi* 6. 21–31.

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Baohua Xu & Ichiro Miyata et al. (eds.). 1999. *Hanyu Fangyan Dacid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楊剛、匡鵬飛。2022。從引述到否認：“所謂”的表義條件、歷時演變和立場表達。世界漢語教學 36(2)。182–195。Gang Yang & Pengfei Kuang. 2022. Cong yinshu dao fouren: “Suowei” de biaoyi tiaojian, lishi yanbian he lichang biaoda. *Shijie Hanyu Jiaoxue* 36(2).182–195.

姚雙雲。2012。“主觀視點”理論與漢語語法研究。漢語學報 2。11–24, 95。Shuangyun Yao. 2012. “Zhuguan shidian” lilun yu Hanyu yufa yanjiu. *Hanyu Xuebao* 2. 11–24, 95.

張誼生。2000。現代漢語副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Yisheng Zhang. 2000. *Xiandai Hanyu Fuci Yanjiu*.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編）。2012。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eds).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di 2 b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2016。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ed.). 2016. *Xiandai Hanyu Cidian*, di 7 b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朱德熙。1985。漢語方言裏的兩種反復問句。中國語文 1。10–20。Dexi Zhu. 1985. Hanyu fangyan li de liangzhong fanfu wenju. *Zhongguo Yuwen* 1. 10–20.

Blakemore, Diane. 2002. *Relevance and linguistic meaning: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teva, Tania. 2001. *Auxilia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deker, Gisela. 1991. Linguistic markers of Discourse structure. *Linguistics* 29(6). 1139–1172.

Schiffrin, Deborah.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Dieter Stein & Susan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3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Multifunctional Word *Gaishi* and Its Evolution Path in the Lüliang Cluster of the Jin Dialect

Pengfei Kuang and Yuyu Guo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Gaishi in the Lüliang Cluster of the Jin dialect functions as a modal adverb and a discourse marker. As a modal adverb, it expresses four meanings: “confirmation”, “questioning”, “fortunately”, and “regrettably”. The latter two meanings often occur in complex sentences, with strong correlative function. Based on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multi-functions of *gaishi*,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its evolution. It points out that the word first lexicalizes from a syntactic structure into a confirmation modal adverb in declarative sentences, and into a questioning modal adverb i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subsequently, the confirmation modal adverb further develops into the discourse marker *gaishime* and a modal adverbial with correlative function.

Keywords

Lüliang Cluster of the Jin dialect, multi-functional word, *gaishi*, semantic evolution

通訊地址：武漢 洪山區 華中師範大學 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
電郵地址：kuangpf@ccnu.edu.cn（匡鵬飛）
guoyuyu1997@163.com（郭宇宇）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8月28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4月1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4月2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5月14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7月31日